

新文·和馬風雲

廣智囊補

馮夢龍著

第三冊

進步書局校印

筆記

說大觀

集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明智部經務卷八

中流一壺千金爭挈。寧為鉛刀毋為楮葉。錯節盤根利器斯別。識時務者呼為俊傑。集經務。

劉宴四條

唐劉宴為轉運使時。兵火之餘。百費皆倚辦於宴。宴有精神。多機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嘗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入賤出貴。國家獲利。而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

宴以王者受人不在賜與。當使之耕耘織紉。常歲平斂之。荒則蠲救之。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荒歉有端。則計官取贏。先令蠲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議者或譏宴不直賑救。而多賤出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不使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人多則闕國用。國用闕則復重斂矣。又賑給多。僥倖吏羣為奸。強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以為二害。災沴之鄉。所乏糧耳。他產尚在。賤以出之。易以雜貨。因人之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乏。多出菽粟。資之糶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轉相沿逮。自免阻譏。以為二勝。

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者。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宴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至百餘萬斛。無升斗沉覆者。又州縣初取富人督漕。輒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為盜。宴始以官主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歛。民困以蘇。戶口繁息。

宴常言。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可謂知本之論。其去桑孔遠矣。王荊公但知理財。而實無術以理之。亦自附養民。而反多方以害之。故上不能為劉宴。而下且不逮桑孔。

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取鹽戶所煮之鹽。但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困弊。

常平鹽之法。所以善者。代商之匱。主於便民故也。若今日行之。必且與商爭鬻矣。

平糴

李惺謂文侯曰。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

百石。下熟自一。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上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故雖遭飢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此為常平義倉之稅。後世腐儒。乃以盡地力罪。悞。夫不盡地力。而盡民力乎。無怪乎譁富強。而實亦不能富強也。

社倉

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以償。歛其息之半。大飢盡蠲之。凡十四年。以米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故雖遇歉。民不餓。詔下熹社倉法於諸路。

陸象山曰。社倉固為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財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歲歉。則有散而無斂。來歲秧時缺本。乃無以賑之。莫如兼制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缺時糴之。以推富民封廩騰價之計。析所糴為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贖。實為長便也。

聽民之便。則為社倉法。強民之從。即為青苗法矣。此主利民。彼主利國故也。今有司積穀之法。亦社倉遺制。然所積祇紙上空言。半為有司乾沒。半充上官無碍錢糧之用。一遇荒歉。輒仰屋竊歎。不如留穀於民間之為愈矣。噫。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云。今之撫按。有第一美政。所急當舉行者。要將各項下贓罰銀。督令各府縣盡數糶穀。其有罪犯自徒流以下。許其以穀贖罪。大率上縣每年要穀一萬。下縣五千兩。直隸巡撫下。有縣凡一百。則是每年有穀七十餘萬。積至三年。即有二百餘萬矣。若遇一縣有水旱之災。則聽於無災縣分通用借貸。來年豐熟補還。則東西百姓。可免流亡。而朝廷於財賦之地。永無南顧之憂矣。善政之大。無過於此。

預備

河東路才賦不充。官有科買。則物價騰踊。歲為民患。明道先生度所需。使富家預備。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息。而鄉民所費。比舊不過十之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糶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

用富民而不擾。是大經濟。亦縣廉惠實心。素孚於民故。不然。令未行而謗已騰矣。

周忱

周文襄公巡撫江南時。蘇州逋稅七百九十萬石。公閱牒大異。詢父老。皆言吳中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盡流徙。公創為平米官田。民田并加耗。蘇稅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與知府况鍾曲算。疏減八十餘萬。舊例不得團局收糧。公令縣立便民倉水次。每鄉圖里。推富有力一人。名糧長。收本鄉圖里夏秋兩稅。加耗不過十一。又于糧長中差力產厚薄。為押運。視遠近勞逸為上下。酌量支撥。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為舟楫利轉諸費。填出銷入支撥羨餘。各存積縣倉。號餘米。米有餘減耗。次年十六徵。又次年十五。更有羨。正統初。淮揚災。鹽課虧。公巡視。奏令蘇州等府。撥剩餘米。縣撥一二萬石。運貯揚州鹽場。准為縣明年田租。聽竈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公在江南二十二年。每遇凶荒。輒便宜從事。補以餘米。賦外更無科。率凡百上供。及廨舍學校賢祠古墓橋梁河道修葺濬治。一切取給餘米。

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盡括餘米歸之于官。於是徵需雜然。而逋負日多。夫餘米備用。本以寬濟。若歸于官。官不益多。而民遂無所恃矣。試思今日兩稅耗果止十一乎。徵收只十五十六乎。昔何以薄徵而有餘。今何以加派而不足。江南百姓安得不戶祝公。而追思不置也。

何良俊曰。周文襄巡撫江南一十八年。常操一小舟。沿村逐巷。隨處詢訪。遇一村朴老農。則携之與俱。卧於榻下。資以地方之事。民情士俗。無不周知。故定為論糧加耗之制。而後金花銀粗細布輕賈等項。裨補重額之田。斟酌損益。盡善盡美。顧文僖謂循之則治。紊之則亂。非虛語也。自歐石岡一變為論田加耗之法。遂虧損國課。遺禍無窮。有地方之責者。可無加意哉。

樊瑩

樊瑩知松江府。松賦重役繁。自周文襄公後。法在人亡。弊蠹百出。大者運夫耗折稱貸積累。權豪索償無虛歲。而倉場書手移新蔽陳。百計侵盜。眾皆知之。而未有以處。瑩至。晝夜講畫。盡得其要領。曰。運之耗以解者。皆齊民無所統一。利歸狡猾。害及良善。而夏稅軍需。糧運網費。與供應織造走遞之用。皆出自秋糧。餘米既收。復糴展轉。還回此弊所由生也。乃請革民夫俾糧長專運。而寬其網用。以優之。稅糧除常運本色外。其餘應變易者。盡徵收白銀。見數支遣部運者。既關係切身。無敢浪費。掌計之人。又出入有限。無可蔽藏。而白銀入官。視輸米又率有寬剩。民懼趨之。於是積年之弊。十去八九。復革收糧團戶。以消糧長之侵漁。取布行人代糧。長輸布而聽其齎持私貨。以贍不足。皆有惠利及民。而公事沛然以集。巡撫使下其

法於他州俾悉遵之。

可以補周文襄與鍾伯律所未滿。○今日糧長之弊。又一變矣。當事何以策之。

陳霽巖

陳霽巖知開州事。萬歷己巳大水。無蠲而有賑。府下有司議。公倡義極貧穀一石。次貧五斗。務沾實惠。故賑時編號執旗。魚貫而進。雖萬人無敢譁者。公自坐倉門小棚。執筆點名。視其衣服容貌。於極貧者。暗記之。庚午春。上司行牒再賑極貧者。書吏稟出示另報。公曰。不必也。第出前點名冊中。暗記極貧者。逕開喚領。鄉民咸以為神。蓋前領賑時。不肯粧點。盡見真態。故也。

陳霽巖在開州。己巳之冬。倉穀幾盡。撫台命各州縣。動支在庫銀二千兩糶穀。此時穀價騰踴。每石銀六錢。各縣遵行。派大戶領糶。給價五錢一石。每石陪己一錢。耗費復一錢。災傷之餘。大戶何堪。而入倉穀止四千石。是上下兩病也。公堅意不行。竟以此被參。以災年僅免。至庚午秋。州之高鄉大熟。隣境則盡熟。穀價減至三錢餘。方申撫臺。動支銀二千兩。派大戶分糶。報價三錢。即如數給之。自後時價益減。之二錢五分。大戶請扣除餘銀。公笑應之曰。盍增穀勿減銀也。比上年所買。多穀三千餘石。則盡以給累賒。報上司外。餘穀七百餘石。則盡以

給流民之復業者。先是本州土城十五。連年大雨灌注。凡崩塌數十處。庚午秋當議填修。吏請役鄉夫。公不許。曾有兩年被災。流民聞已蠲荒糧。思還鄉井。因遍出示招撫云。亟歸種麥。官當賑爾。乃因前大戶所糶餘穀。刻期給散。另出四五小牌子。各門一里外。令各將盛穀袋。

裝土到城上。填崩塌處。總甲於面上用印。倉中驗印發穀。再賑而城已修完。北方州縣。唯審均徭為治之大端。三年一審。合一州八十八里之民。集庭而校勸之。自極富至極貧。定為九則。賦役皆惟此而派。區中首領有里長老人書手。官唯據此三等。人三等。人因得招權要賄。公蒞任。輪審均徭。尚在一年後。乃取舊冊。查自上上至下上。七則戶。照名里開填。分作二簿。每日上堂。輒以自隨。或放告。或聽斷。或理雜務。看有曉事。且朴實者。出其不意。喚至案前。問是何里人。就摘里中大戶。問其家道何如。比年間何戶驟富。何戶漸消。隨其所答。手註簿內。如此數次。參驗之。所答畧同。又一日。點查農民。本州縣有二百餘人。即閉之後堂。各給一紙。令開本里。自萬金至百金等家。嚴戒勿欺。又因聖節。先揚言齊點。各役至期拜畢。即喚里老書手。到察院。分作三處。各與紙筆。令開大戶。近年之消乏者。或殷厚如故。不必開也。以上因事採訪。編成底冊。審時一甲人齊跪下堂。公自臨視。擇其中一二篤實人。作為公正。與里長同舉大戶。應升應降者。諸人因底冊甚明。咸以實舉。遂從而酌驗之。頃刻編

定。一日審四五里。往往州官待百姓。不令百姓待州官也。

平米價二條

趙清獻公。熙寧中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飢死者相望。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人增米價。公獨榜通衢。今有米者增價糴之。於是米商輻輳。米價更賤。大凡物多則賤。少則貴。不求賤而求多。真曉人也。

撫州飢。黃震奉命往救荒。但期會富民耆老。以某日至。至則大書閉糴者籍。強糴者斬八字。揭于市。米價遂平。

撫流民三條

富鄭公知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室十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奏請。受賞率五日。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來取。死者為大塚埋之。目曰叢冢。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募為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前此救災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救之而實殺之。獨立法簡盡。天下傳以為式。

能於極貧弱中做出富強來。真經國大手。

滕元發如鄆州。歲方飢。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為備。時淮南京東皆大飢。元發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為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為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受地。并灶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汲。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右按視。廬舍道巷。引繩暴布。肅然如營陣。右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萬人云。

祁爾光曰。滕達道之處。流民大類。富鄭公富散而不擾。勝聚而能整。皆可為法。

成化初。陝西至荆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通。藏聚為梗。劉千斤因之作亂。至李胡子復亂。流民無慮數萬。都御史項忠下令有司逐之。道死者不可勝計。祭酒周洪謨憫之。乃著流民說略曰。東晉時。盧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滋縣於荊州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於荊州。南雍遂併於襄陽。迄今千載。寧謐如故。此前代處置得宜之效。今若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為。李賢深然其說。至成化十一年。流民復集如前。賢乃援洪謨說上之。上命副都原傑往蒞其事。傑乃徧歷諸郡縣。深山

窮谷宣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欣然。願附籍為良民。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令謀。僉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閒曠田畝。令開墾以供賦役。建設州縣以統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鄖津之地置鄖西縣。割漢中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升西安之商縣為商州。而析其地為商南山陽二縣。又析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為桐柏南台伊陽三縣。使流庸土著參錯而居。又即鄖陽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於鄖陽。以為保障之計。因妙選賢能薦為守令。流民遂安。

今日招撫流移皆虛文也。即有地無室廬。即有田無生種。民何以歸。無怪乎其化為流賊矣。倘以討賊之費之半。擇一實心任事者。專管招撫經理生計。民其慶更生矣。何樂於為賊耶。

耕牛

治平間河北凶荒。繼以地震。民無粒食。往往賤賣耕牛。以苟歲月。是時劉渙知澶州。盡發公帑之錢以買牛。明年震搖息。通民歸。無牛可耕。價騰踴十倍。渙以所買牛。依元直賣與。故河北一路。唯澶州民不失所。

義船

先是制置使司歲調明溫台三郡民船防定海。成淮東京口船在籍者率多損失。每按籍科調。吏並緣為姦。民甚苦之。吳潛至。立義船法。令三郡部縣各選鄉之有材力者。以主團結。如一都歲調三舟。而有舟者五六十家。則衆辦六舟。半以應命。半以自食其利。有餘皆俾蓄。以備來歲用。凡丈尺有則。印烙有文。調用有時。著為成式。其船專留江許。不時輪番下海。巡緝船戶。各欲保護鄉井。競出大舟以聽調發。且日于三江合兵民船閱之。環海肅然。設永平寨於夜飛山。統以偏校。餉以生券。給以軍艦。使漁戶有籍。而行程無虞。設向頭寨。外防倭麗。內蔽京師。又立烽燧。分為三路。皆發輒於招寶山。一達大洋壁下山。一達向頭山。一達本府看教亭。從亭密傳一牌。竟達轅帳。而沿路沿海。號火疾馳。觀者悚惕。

海上如此。聯絡布置。使鯨波蛟穴之地。如在几席。呼吸相通。何寇之敢乘。

李鄴侯

唐制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陣。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則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以圖吐蕃。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武備漸弛。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驍騎。

其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諸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禍亂遂生。德宗與李泌議。欲復舊制。泌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成京西者。十七萬人。計粟二百四萬斛。國家比遭飢亂。經費不充。未暇復府兵也。上曰。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乎。對曰。此須急為之。過旬月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綵纈。因黨項以市之。每頭二三疋。計十八萬疋。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糴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年多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貯。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以售。其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于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歸。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募應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代戍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強也。

屯田之議。始于趙充國。然羗平遂罷屯田。又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羗。則善後之策未盡也。

鄴侯因戍卒成屯田。因屯田復府兵。其言鑿鑿可任。不知何以不行。

虞集

元虞集。仁宗時拜祭酒。講罷。因言京師恃東南海運。而實竭力民。以航不測。乃進曰。京東瀕海數千里。皆萑葦之場。北極遼海。南濱青齊。海潮日至。淤為沃壤久矣。苟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為之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則以地之高下。定額于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積蓄。乃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則佩之符印。俾得以傳子孫。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之力。內獲富民得官之用。淤食之民。得有所歸。自然不至為盜矣。說者不一。事遂寢。

其後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餘萬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元主從之。於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烏古孫良正。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官地及元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穀種。給鈔五百萬錠。又略倣前集賢學士虞集議於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千人。為農師。降空名添設職事。勅牒十二

道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三百人者。從七。就令管領所募之人。所募農夫。每人給鈔十錠。期年散歸。遂大稔。

何孟春餘冬序錄云。國朝葉文莊公盛。巡撫宣府時。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地日廣。積糧日多。以其餘歲。易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咸修復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今邊兵受役權門。終歲勞苦。曾不得占寸地。以自衣食。軍儲一切。仰給內帑。戰馬之費。予太僕者。不貲。屯堡尚誰修築。悠悠歲月。恐將來之夷禍難及也。

樊升之曰。賈生之治安。晁錯之兵事。江統之徙戎。是萬世之至畫也。李鄴侯之屯田。虞伯

生之墾墾。平江伯之漕運。平江伯陳瑄。合肥人。永樂初。董北京海漕。募淮陽海堤八百里。

州壩港。鑿徐州呂梁洪。築刀陽。南旺。胡隄。開白塔河。河通江。募高郵湖堤。自淮至臨清。建閘四十七。建淮徐臨通倉。以便轉輸。置倉卒導舟。設屏樹。以便行者。是一代之

至畫也。李允則之築圃起浮屠。事見術部。范文正富鄭公之救荒。是一時之至畫也。畫極其

至。則人情允協。法成若天造。令出如流水矣。

劉大夏

宏治十年。命戶部劉大夏出理邊餉。或曰。北邊糧草。半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先輩合。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圖之。既而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